

烟台故事·苏轼知登州功业 ⑨

苏轼陆岛赏美石

吴忠波

石道初萌

元丰八年(1085)十月,北国孟冬霜雪召唤,苏轼策马登州,履新、卸任不过月余光景,却屡屡收获于这片海天相接之地:蓬莱仙岛乍现的蜃楼幻境,“千金值”的北海鲍珍,更有那五彩斑斓的登州美石。个中惊喜,恰似离别之际“海、陆、空”的倾城馈赠,或为宦海沉浮平添“诗和远方”。

苏轼石缘深厚,可溯至少年时。庆历七年(1047),四川眉山故宅的泥土中惊现异石,十二岁的稚子以石为砚,朝暮相伴。待弱冠之年随父挈弟出蜀,汴京风云激荡,慈母见背之痛,种种遭际终凝成《咏怪石》诗篇,自此开启半个世纪的石缘人生。

谪居黄州时,苏轼于《怪石供》中细述齐安江畔采石之乐:“大者兼寸,小者如枣、栗、菱、芡。其一如虎豹,首有口鼻眼处,以为群石之长,又得古铜盆一枚,以盛石,挹水注之粲然。”(《苏轼文集》卷六十四)庐山归宗寺佛印禅师得此石供,喜不自胜,遂将此文勒石传世。

在黄州写的《怪石供》中,苏轼提出惊世之论,道破其赏石真谛:“凡物之丑好,生于相形”,“使世间石皆若此,则今之凡石复为怪矣。”(卷六十四)在苏轼眼中,那些既不堪为砧砧,亦难充砥砚的怪石,恰因“无用”而挣脱世俗评判,成就天地间最本真的存在。

元丰八年赴任登州,苏轼在扬州与石牵绊,再启文思。知州杨康功的藏石令人驻足,苏轼得空挥毫题咏《杨康功有石状如醉道士为赋此诗》:“楚山固多猿,青者黠而寿,化为狂道士,山谷恣腾踈。谩入华阳洞,窃饮茅君酒。君命因岩间,岩石为械杻。松根络其足,藤蔓附其肘。苍苔眯其目,丛棘哽其口。三年化为石,坚瘦敌琼玖”(《苏轼诗集》卷二十六)

此诗里,石中道士醉卧山林,憨态可掬。末句“胡不载之归,用此顽且丑”,道尽文人痴癖。此石虽“顽且丑”,却在诗家笔下化作永恒意象。

自黄州至登州六年,苏轼爱石,赏石,渐入佳境。仇池盆石“万古”“潜通”,壶中九华“玲珑宛转”,黄州美石“与玉无辨”,弹子涡石“圆熟可爱”,北海彩石“秀色灿然”……且石缘有因,事出有典,件件皆非凡品,座座尽显乾坤。

苏轼性情里刚柔相济,然赏石中亦“秀色”与“坚姿”并重——灵璧刘氏园中麋鹿宛转之石,杨氏醉道士粗犷顽丑之态,定州雪浪石黑白奔涌之势,皆“天然去雕饰”,其原始张力,撼动心魄。

石韵流芳

赏石史上有个美丽的误会:

后世雨花石藏家常奉苏轼为开山祖,皆因那篇传世的《怪石供》。这位蜀中客卿,实则从未踏足金陵雨花台一步,案头清供的“五彩斑斓者”,非登州海岸的球石珠玉莫属。这些浸润海韵的卵石盛于铜盆,与苏轼最早提出的“盆景”概念(《格物粗谈》)相得益彰。这在书房学海灵光间,倒映出近千年前先贤的审美智慧。

在盘桓常州或任职杭州时,河石泉珠养菖蒲,曾让仕宦沉浮的苏轼乐趣横生。“碧玉碗盛红玛瑙,青盆水养石菖蒲”(《赠常州报恩长老》)“斑斓碎玉养菖蒲,一勺清泉潢石盂。”(《过文觉显公房》)。蓬莱阁畔,苏轼独创“海石蒲植相生”的雅趣,更开启了大海与绿植的互融关照。

莹白如雪、形状若樱的圆石,数百枚铺陈盆底。其托起青翠欲滴的石菖蒲,恍若将北国雪景与江南春色熔铸一器。以石为基,借物造境。这种巧思恰如诗文中起承转合,在小小“盆盎”器皿中,经营出“山海”的无尽空间。

“我持此石归,袖中有东海”。苏轼朴实而夸张的描述,打破物理空间逻辑:弹子涡,登州海蚀地貌的“全息碎片”,瞬间承载起碧波翻涌的东海记忆。最终在“袖中东海”与“盆里蟠桃”的想象中,完成了对天人秩序的温柔超越。难怪苏轼好友、大文学家黄庭坚,曾赞“袖中有东海”为“句中眼”。

苏轼赠石于同僚、友人梅子明的父亲梅宣义,以作石枕,亦在杭州传为佳话。由此,登州石经海历河、舟楫辗转,成为梅父姑苏桃花坞“五亩园”的伴侣之一“清池压丘虎,异石来湖鼉”。

苏轼亦当即挥毫酬答:“海隅荒怪有谁珍,零落珊瑚泣季伦,法供坐令微物重,色难归致孝心纯。只疑薏苡来交趾,未信玳珠出泗滨。愿子聚为江夏枕,不劳挥扇自宁亲。”(《苏轼诗集》卷三十一)诗中既暗藏“海隅”石源典故,又借“江夏枕”之喻传递孝道温情。

交友有世故,玩石也江湖。元祐六年(1091),苏轼从杭州被召还朝。当朝权贵驸马都尉王洙(约1048—约1104),表面借观、意在攘夺其所藏仇池石。因此石为表兄程德孺所赠,且伴登州石根,苏轼便写长诗称奇石为“希代之宝”,还强调:“传观慎勿许,问道归应速。”

面对此情,他先以高丽铜盆配文登碎玉为伴,诗首云:“海石来珠宫,秀色如蛾绿”。再赋诗明志:“盛以高丽盆,藉以文登玉(蓬莱弹子窝石)”(《卜所藏仇池石》)。此番操作,深爱解石之因,表达护石之智,于刚柔相济间守住文人风骨。当铜盆中的海水渐渐蒸发,那些铮铮铁骨的登州石,依然固本守根,坚贞不屈,恰似石

主人的真实写照。

石魂海魄

元祐八年(1093)的汴京中秋夜,桂香裹着凉意漫过大臣官舍的窗棂。离开登州八年的苏轼,以礼部尚书兼翰林侍读学士、知定州,留居京师而未赴任。这一年高太后去世,哲宗亲政,启用支持变法的新党。

半月前(八月一日)苏轼妻子王闰之的离世,让这个团圆节浸透了寒霜。“人有悲欢离合,月有阴晴圆缺”,他深知“此事古难全”。提笔整理情绪,蘸墨转移视线。此时,他恍惚听见千里外登州承载记忆的砗磲岛礁石,浪声拍打正酣。

忧国、祭妻、郁己,五十八岁的苏轼独对孤灯,为挚友吴复古(字子野,号远游,1004—1101)作《北海十二石记》。案头的素笺在烛火中泛着幽蓝,滴滴墨痕恍若伴着登州海雾漫入书斋。

那年蓬莱阁上的海风,裹挟着愉悦的往事扑面而来:“登州下临大海,目力所及,沙门、鼉矶、牵牛、大竹、小竹凡五岛。惟沙门最近,兀然焦枯。其余皆紫翠巉绝,出没海中,真神仙所宅也……又多美石,五彩斑斓,或作金色。”

此记中,苏轼从陆岛整体的角度,把握岛礁、崖壁、景石和球石等各类奇石的赏石标准。就石论石,则崖石并重,赏玩相宜;以形论标,则将石分类,一石一标;传统赏石,则形神相通,意在石外。

苏轼赏“岛礁”谓“兀然焦枯”,使岛平而直立,礁干而枯焦;赏崖壁云“紫翠巉绝”,从色调、险势领略气势宏伟、大气磅礴;赏“景石”称“秀色粲然”,衍生小巧玲珑气质。赏“球石”说:五彩斑斓,展示圆熟多彩韵味。

苏轼仿佛看到,熙宁二年(1069),退居于登的致政解贰卿(又名解宾王,998—1073年,蓬莱县人,曾任黄县县令),府中十二枚盆石,犹如月光下卷纹云母凝碧的海浪。

好友李师中(1013—1078)时任登州知州,对潮州好友吴复古来访,盛情以待。在解老家中观石喝茶时,两位南北赏石家,一见如故。解贰卿家的奇石,瞬息显室外露,难隐其身。加上李知州擅掇,登州人豪爽好客的性情被激发起来。

当吴子野颤抖着接过这十二石的馈赠时,解老眼角闪过痛楚,分明是骨肉分离般的难以割舍。那日,潮商帆影载着北海精魄南归,苏轼仿若立在丹崖山顶,看着十二枚灵石化作点点青雀,变为飞往南海吴府“岁寒堂”的笼中使者。

石通海江

丹崖山下,海风裹挟着咸涩水汽掠过礁岸。素履踏过银色砾滩,

他忽见潮痕间积满斑斓圆润的卵石,浪沫在其间织就晶莹纹路——土人(当地人)谓之弹子涡石。

每当获藏奇石,苏轼便有邀友共赏之好,亦爱赠石于人。而离别登州,也要载运千百粒珠石,以随他宦游而辗转。尤其三年后被带至杭州赠友,更显苏轼的惜石之情。

元祐年间(1088—1091)的某个秋夜,杭州六观堂内,了性禅师(垂慈老人)欣然接受苏轼这位杭州知州挚友的北海大礼——将数百枚石卵收于细孔罨袋(以猪血浸染细绳网兜),用铜盆注清泉,配以碧绿叶石菖蒲。

但见水中石彩纹路,如蛟龙游云,菖蒲根茎,若绿植尤物。案前老人了性法师正欲言,而苏轼早已铺开澄心堂纸,狼毫饱蘸松烟,写下《文登蓬莱阁下》石诗二十韵。

“文登蓬莱阁下,石壁千丈,为海浪所战,时有碎裂,淘洒岁久,皆圆熟可爱,土人谓此弹子涡也。取数百枚,以养石菖蒲,且作诗遗垂慈堂老人。”

诗云:“蓬莱海上峰,玉立色不改。孤根捍滔天,云骨有破碎……明年菖蒲根,连络不可解。倘有蟠桃生,且暮犹可待”。其中,“阎浮一泓耳,真妄果安在”的诘问,随墨迹渗入纸纹。

这位精通医药的垂慈堂主人,曾在六观堂以草书参透生灭,此刻却在石纹、蒲绿中读到更深的禅机。赵抃题写的“垂慈”匾额悬于梁间,与盆中倒映的蓬莱虚影叠合成奇妙景象。

登州的海浪,仍在记忆里拍打。诗人记得那些倔强的礁崖,“孤根捍滔天”的壮语犹在耳畔,转瞬却见“云骨有破碎”的残痕。阳侯水神夜夜磨去山棱,阴火月华年年晕染石色,亘古顽石终究逃不出化作珠玑的命运。

了性禅师轻叩铜盆,水面漾起涟漪细纹。苏轼忽觉掌中石卵重若干钧——这何尝不是缩小版的东海?方寸间,既见“累累弹丸”的琐细,亦含“日与山海对”的浩瀚。当菖蒲根须穿透石隙,便纠缠成不可解的因果网络。猛然间,蓬莱玉立的峰影,原在山海仙境的暮鼓晨钟里永恒。

当暮色浸透时,苏轼正独立丹崖千仞绝壁,远望沙门墨玉沉浮。他忽忆黄州赤壁观涛夜,方知这蓬莱正是山海观道场:峰峦原为大地筋骨,礁岩本是沧海命门。宦海沉浮二十五载,此刻方悟透——人只要站得高,东海洋仿如小盆盎,石只有磨得圆,弹子涡才是护岸墙。

百尺蓬山、方寸奇石,经墨韵点化,俨然化作穿越时空的文化信使。忽有海月跃出潮头,苏轼朗笑掷石入浪,犹闻金石相击的旷古清音,响彻千年。



苏轼画像

海雾漫卷处,忽闻苏轼长吟破空:“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元丰末之冬,这位谪仙般的人物脱官衣换芒鞋,竟将庐山诗境移置蓬莱丹崖。同僚史全叔引他沿通海石径盘旋而下,松浪声里,只见他回望丹崖,“蓬莱海上峰”,若朱墙兀立。他俯身拾取被日光穿透的灵石,恍见“玉立色不改”的精髓。